



起名 有 学问

采诗 著

起名有学问

采诗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名有学问 / 采诗 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3.3

ISBN 7-5002-1834-6

I. 起… II. 采… III. 姓名学 IV. 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392 号

起名有学问

著 者: 采 诗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5214 83896965 65866926

印 刷: 河北香河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90 1/32

字 数: 161 千字

印 张: 8.2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1834-6 / K·35

定 价: 19.8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人生的讽刺总是难免的，为人作序——这种佛头着粪的事——过去我太不懂事，曾笑他人好为人序，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了。这正应了我老家的一句话：“说人前，笑人后”了。这都怨采诗，以他的文名和交往，在北京、上海、西安……或者海外，找大名人作序又有何难？可他偏偏硬要我来作，兀的不逼杀我也！他只认一个理：咱俩熟。这倒是千真万确的。采诗跟我是大学同学、舍友，又曾作过几年同事，是二十多年的挚友，他出书我能不关心吗？他的这本书我先睹为快，写序的事却一拖再拖，真是左右为难。

忽一日，我小时候所见的花轿娶亲的情景袭上心头：在隆重的婚礼场面中，人前最活跃的反而是那位拿根长长的黄铜旱烟袋杆子(或一只白铜水烟袋)，说话颠三倒四、又老又丑的媒婆子，因了她的老丑，反衬得那新娘子更加俊雅文静、雍容华贵、光彩照人。我笑了，我想我不就是那又老又丑的媒婆吗？这样，我反而坦然了，于是大胆提笔写开来。

采诗当年是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亲从西安到安康

的，我是先认识采诗的父亲而后又过了好几年才结识了采诗。最近，我从采诗的《本名》一文中才知道其父是“文革”中省委走资派中第一个召开家庭批斗会的典型。陕西省委的革命造反派给他们全家人上政治课，逼着采诗在批斗会上带头哭着高喊打倒其父的口号！而“文革”中我也是“黑五类”狗崽子。采诗算是半个安康人，他在安康中学读完高中，又到安康县一个边远闭塞、交通不便的高寒贫穷山区插队落户，过的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生活，这段生活给他的人生做了最坚实的铺垫。之后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又分到安康师专中文系任教，几年后又调回西安，依然教书，笔耕舌播。在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念书时，我俩同一宿舍住过一年。采诗那时是系学生分会主席，朋友很多。我第一眼就看出他的气质与人不同，他身上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干部子弟的夸耀家世的俗气，倒有一种质朴的浓厚的书卷气扑面而来，交谈几分钟后，我们便熟得像老朋友一样了，于是我们便经常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大学毕业后，我们同在安康师专中文系任教，他教过先秦文学、明清文学，我教的是现代文学。80年代初是安康师专初创时期，我们的物资生活简单到极点，真是“一箪食，一瓢饮”，也没有电视可看，最难忘的倒是读书生活。我们当时都有一股拼命精神，要把“文革”中荒废了的时间弥补过来。我那时在寝室墙上贴有“闲谈不超过十分钟”的纸条，唬退了好多闲客也是真的。采诗甚至连学校任命的团委书记（安康师专第一任团委书记）也不愿干，只干了一年便辞职，宁愿任专职教师。我俩那时天天在一起谈文学，谈读书、教学体会，我那时

虽然已三十多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小青年，但我是敬他如师的。我记得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书，都是他第一个向我介绍并将书借给我看的，之后又紧接着《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钱著，我们一边读一边探讨，我俩都成了“钱迷”。在教学中他是安康师专第一个将钱著引入课堂的青年教师，他也是引我进入钱钟书文学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安康师专时，我俩每天晚饭后都要到陈家沟一带散步，一路的话题还是文学、教学。我从中得益多多。自他离开安康，我再也没有这样的文学散步了，悲哉！

采诗具有非凡的文学创作才华，1982年下半年，师专校领导要采诗和我共同创作一首《献给教师之歌》的长篇朗诵诗，代表学校参加地区会演。那首长诗其实是采诗一个人创作的，我仅仅抄正了一遍。他才思泉涌，又肯用功，用两周时间拿出了初稿，我读了以后大加赞赏，他从孔夫子说到马克思、毛泽东，诗中谈教师的地位、作用、影响，全诗气势宏大，充满激情。一天，他给我和几个学生朗诵此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朗诵得铿锵有力，声情并茂！学生排练时他亲自示范，会演时此节目获了优秀奖。1988年春天，他来安康旧地重游，我陪他到安康水电站参观，返回时我们雇一小渔船顺流而下，两岸青山夹一江绿水，我们接过船夫的双桨轻轻划动，让小舟轻飘水面，采诗很兴奋。不久，我便在《散文》上读到了他写的充满诗情和哲理的散文《空荡荡的汉江》。

采诗从安康调回西安后，紧接着结婚、添子，为生

活而打拼，为儿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真学孟母三迁。百忙中他把个人名利抛在九霄云外，惟独没有忘记学术和友情。他不断有信给我，最勤时一周有两封。谈买书、读书，谈学问，又写了什么文章等。几年下来我把他的信装订成厚厚一本，可惜在多次搬家中竟弄丢了！他在西安学术视野更宽了，读书的境界更高了，买的书也特别多，他搜集到台、港、海外原版的很多名家著作：胡适、李敖、余光中、董桥、夏志清、唐德刚、柏杨、张香华等人的著作收集很齐，又有很多珍本图书，家中除了书之外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也不断地寄书给我，前后一共寄给我几十本书。采诗在西安学问越作越扎实，成果累累，他搞啥成啥。写散文在多种大报刊发表，在台湾他还出了本名为《缺少了什么》的散文集，他有好几篇散文收入《当代百家散文鉴赏》、《大西北写真》等书中；在散文研究中，他的代表作是《当代散文得失谈》一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这是一篇高水平的当代散文新论，原本是为《当代百家散文鉴赏》所作的序言，他是下了大力气写的。1990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采诗受周明主编的委托，来信让我写20篇当代散文鉴赏的文章，由于懒惰我只写了10篇，采诗收到稿子后，回信表示满意，我也便自满了。待到《当代百家散文鉴赏》一书出版后，我读了采诗的序，才深为自己的不肯上进而惭愧。采诗就是这样，他只拿实绩说话。采诗以文会友，他结识了许多名流，唐德刚先生、柏杨、张香华夫妇等在西安时都曾与采诗晤面长谈过，采诗与他们结交不是追星族的那种浅薄的热闹，而是以对他们作品的深入了解和独特的感悟，与名家对话。与

采诗保持书信联系的名家还有许多。“我的朋友采诗”——当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自豪地把自己与采诗联系在一起时，我真为他高兴。

十多年前，采诗又深深扎入姓名学研究之中，并在西安办起了取名咨询服务部，曾为他人取名一千余例，采诗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一斑。在十多亿人的中国，采诗早就敏锐地看到普及姓名学的迫切性了。姓名学?!绝大部分人对此绝学极为生疏，形成盲区。正像采诗在本书开头所说：人口不断地飞速膨胀，而汉字走过了漫漫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几乎不会再增长了。“遗憾的是，人们取名时，灵感竟然又十分相似，大家都去翻《新华字典》，而其中的美好字眼又少得可怜，甚至一些字用滥了，还要大用特用。因此，同姓名的频率已越来越大，而且早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采诗搜集的资料很详细，他写到：“北京仅1969年就同时诞生过129个王伟，在上海，1968年至1971年间诞生了3397个王伟，其中1971年11月21日就同时诞生了33个……”同一城市同姓名的越来越多，已成为一个十分尴尬的社会难题。仅从我服务的这所学校来看，随着学生人数的扩大，同姓名的学生也逐年增多，给各部门的工作都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爱人在校收发室工作，对同姓名的现象更是倍感头疼。她每年都要把各系的李强、李娜、刘刚、陈勇等同姓名的学生专门登记下来，这样才不致于把A系的李强汇款单错发给B系的李强，为此她工作起来小心翼翼，还有同一个班的两个同姓名学生，更使人如履薄冰。如有汇款，还得问：“谁寄给你的？从哪儿寄的？”待各项答对才敢发放。像采诗在本书的《同姓名的烦恼》中所列举的种种现象(特别像银

行发错了款，公安局逮错了人等），只要同姓名的事实大量存在，这种事情恐怕会像印刷术发明以来书刊错字一样难以灭绝的。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在普及姓名学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今天，采诗的著作应运而生了，这实在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它必将走进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千家万户，产生重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

这本书是采诗十多年来潜心研究姓名学的心血结晶，书名取普及之意，只是采诗的自谦，实则是一本极具新意、内容丰富、扎实厚重的姓名学专著。他从严峻的现实（同姓名的烦恼）入笔，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中国姓名的渊源、怎样为孩子取名（列举三十多种方法，并用古今中外人物姓名为例）、小名概述、姓名个案分析、外国人取名等十八个方面的姓名学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每一章节都有不同凡响的闪光点。全书无论在观点上、资料运用上，语言表述上都深深烙着采诗的学术个性。这是一本适合普及的非常实用的姓名学著作，对于读者来说，深者可以得其深，学者专家们会从书中独特新颖的见解、严密的考证、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实例中，看出采诗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进而肯定这本书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浅者可以得其法，普通读者会从“怎样为孩子取名”的具体方法上得到训练，由盲目走向自觉。全书严谨、活泼、紧凑、精彩纷呈；以生动的文笔、姓名学的轶闻趣事吸引人；以充分的说理、严密的考据、确凿的事实说服人；以具体可行的取名方法和个案分析引导人。是目前姓名学研究中独具特色的一本著作。本书的最独到之笔是关于“小名”的研究。在《小名概述》这一章里，采诗详细论述了小名的本质、小名的兴起、取小名的原则、小名称法（之

一、之二、之三、之四)等几个问题，从毛泽东、许世友、尼克松的小名说到历代帝王将相及现当代名人的小名，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令人大开眼界。随采诗在姓名的密林里散步，真是其乐无穷啊！我老家过去也有给孩子起小名的习惯，现在起小名的渐渐少了。我们村过去孩子的小名多以“娃”或“娃儿”后缀。比如：明娃、黑娃、山娃、海娃、来娃、牛娃儿、马娃儿、狗娃儿、猪娃儿；还有叫祸害(怕养不大，取俗语“祸害千年”之意)、来狗子(狗命贱，易养)、二苕(安康的“苕”就是“傻”的意思)(采诗按：陕南方言“苕”与武汉方言“苕”字同义)。武汉人取小名亦用苕字。有的人好几十岁了，小名还和大名一样通用。

本书另一个独特处是学术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采诗是散文家，他的这本书是以散文笔调所写的姓名学专著，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这本书告诉我们多少有趣的人名，多少有趣的(同姓名的尴尬、取名的方法、小名、姓名个案分析、外国人取名)故事啊！作者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着姓名学的深刻内容，读者会因为它的“趣”而上瘾，然后一步步探其“深”。若将全书拆开，各章又自成完整的专文。细读全书的读者会惊讶：原来学术著作也能写得这样生趣盎然啊！采诗就是这样一位极具才情又十分认真严谨的学者，他像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样，把“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钱钟书《论交友》)，十年一剑不寻常啊！

将姓名学研究进行到底，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我

深信采诗的这本书一定会培养出一支庞大的新型取名队伍。好了，我想还是让我这个丑媒婆闪到一边抽旱烟去吧，是该揭开新娘红盖头的时候了！

李钦业

2003年4月1日于安康

自序

我所受的教育，似乎有一个大的失误：小时候要我们树立远大理想（一上手写的作文就是《长大了我要当将军》，或像某大城市的征文《假如我来当市长》），立大志，好将来干大事，或曰干出一番大成就来。然而，曾经沧海、尘埃落定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说是“没有成就”的人的世界；而真正有大成就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少数民族”。即使那些极少数的伟人，干的大事，亦并非十全十美。

所以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个人怎样做个“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一个平民，一个光头老百姓。做个光头老百姓最重要的条件是做个正正派派、有正当职业、养家活口、快快活活、守法纳税的好公民。其立足点，亦不要求大求最求流芳千古，而得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也许，一个民族只有经历过“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才更加热爱生命中的渺小与纤微。

我自个儿喜爱上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姓名学，大

概与我以上的思想轨迹有关。

上大学时，王力先生四大册的《古代汉语》是中文系学子的必修课；我最爱翻阅的恰是古代文化常识中的“姓名”一章。20世纪70年代末，待我执教于安康师专讲授先秦文学时，偏偏喜欢上了姓名学。于是，授课之余每每在先秦典籍中探寻姓氏的起源、分支及命名的由来、习俗。我精读首选之书乃杨伯峻先生编著的《春秋左传注》，并配以其弟子沈玉成的《左传全译》，后来又买了《春秋左传词典》。潜心细读，逐页圈点揣摩，且旁证于他经，再上下求索，录以卡片数百张；虽略有心得体会，则写信要研究姓名学，得从浩瀚的中国古籍中跌打滚爬，踏踏实实地积累第一手资料，才能弄清一个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才有发言权。

1983年我调回西安任教后，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友怀先生的指点下，开始涉猎野史笔记。于是《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清稗类抄》、《两般秋雨庵随笔》、《墨余录》、《四友斋丛书》、《异辞录》、《冷庐杂识》、《听雨丛谈》、《唐语林》、《野客丛书》、《留青日札》、《池北偶谈》、《大唐新语》等，常伴我晚眠。有时翻遍一本书，仅得所需之卡片一两张，有时则终卷而无所获。然而，在这些杂书中闲游，为我别开一番天地，亦顿生几多乐趣，故每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此类图书，必随买随读，随借随读，手自笔录，不敢有辍。

1984年我结婚成家后，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逐年备齐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从此，更是正襟危坐一翻阅其中的传记部分，重点摘抄命名缘由的有关资料，

批阅札记数载，不敢稍稍怠慢。与此同时，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有关人名方面的数字公布后，当代中国人的姓氏总量极端萎缩和同姓名的几率越来越大的跨世纪难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我便更加注重搜集阅读最新出版的姓名学专著，和剪贴梳理各类报刊杂志上的此类文章，进而向日本、新加坡、台湾的亲友索要此类图书资料。

二十余年的研读，终究取得了一些成绩。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这些年来我已在广州、上海、福州、北京、西安、郑州、台北等地发表有关姓名学论文和随笔近百篇，电视台和报社均对我进行过专题采访，甚至远在徐州、太原、洛阳的家长还专程来西安请我为其新生儿命名。

此书的写作达十余年之久(近十年来，起初，我除了每周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外，还帮助经营妻子单位承包的一个小书店，几乎天天要营业12小时，踏踏实实地干了六七年，还是关门；这一两年来又在三个学校上课，每周达28学时，周末还要带家教！因此从事科研和写作只能是见缝插针了)，修改亦十余遍才敢拿出来示人，相信它会对读者有所帮助。此书的部分篇章发表时，曾得到台湾的姚克绍先生、新民晚报的刘芳编辑、团结报的高淑慧编辑、人民日报的王芳编辑、羊城晚报的孙启军和胡盛春编辑的真诚指点和关怀，在此一并致谢；同时要特意感谢老同学李钦业教授的序文。

采诗

2003年3月15日于西安

前言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命名学^①的涵义。命名学这个词，原本来自英文，即 Onomastics，而这个英文单词，在一般的英文词典里也很难查到，因为它是一个早已废弃的词。

命名学这个词，原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专门词汇词源学”；第二层涵义是指“人名地名学”。

若要用精确的术语来说，一系列人的名字称为人名，而研究人名的学科称为人名学；一系列地方的名字称为地名，而研究地名的学科称为地名学。

实际上，命名学的范畴非常广泛。仅说地名学，又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一种是广义上的聚居区、建筑物、道路、国家、山脉、河流、湖泊、海、星辰等，另一种是狭义上的聚居区，如城市、城镇、社区、村庄等。地名学还可以细分为“微地形命名学”（如田野、森林的命名）、“条块地名学”、“水文命名学”、“山形命名学”、“物种命名学”。

显然，地名学是一门很专门的学科，并非本书要探讨的主题，而笔者也未受过此项专门的训练。然而，一个严格意义的中国姓名学专家，则必须把各类不同种类的名字（人

^① 中国传统文化，把姓名学当作史学的一个分支。现在一般学者把姓名学归入社会学类的民俗学科。

名和地名)放在一起研究。因为它们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例如,很多地名是从人名转化而来的(如华盛顿、中山市;新疆麦盖提县名,是取一个名叫麦盖提的蒙古族人名),许多行星和恒星的名字源自神话传说(如英文中的金星、火星和启明星),许多人名又是从地名、国名及其他名字转化而来(如英文中的奥斯特里茨、拿破伦斯·巴特弗尔德、弗伦奇、斯科特)。同时,这些名字又有主次之分。尼普顿原来是一个罗马神的名字,后来又用它命名了一颗行星——海王星,因此,“海王星”则是次要的名字。

人名学的范畴,也非常广泛。仅说中国人名学,就涉及族姓的研究、姓氏的研究,皇帝尊号的研究、谥号的研究、字的研究、别号的研究、佛教名号的研究、道教名号的研究、作家笔名的研究、演员艺名的研究、书斋室名的研究、奴婢人名的研究、花名(妓女名字)的研究、革命者化名的研究、小说中人名的研究,以及人名中的大名和小名的研究。

由于在当今社会里,对于每个中国人(或任何一个地区的华人)来说,最具有实用价值的,是人的大名和小名,因此,人名中的大名和小名的研究就是此书要探讨的主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实用命名学”中的“命名学”,也就是指狭义的人名(大名)和小名的研究。

命名学的实用价值,一般人总理解为:每个家庭的家长,如果掌握了不少命名学的常识和方法,便可为自己孩子的命名一试身手。很少有人想到,命名学的经济价值非常诱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第一家取名商业机构,是“西安尔雅取名咨询服务部”,是由笔者创建于上个世纪90年

代初。当时它给新生儿取个名字，收费仅20元。此后，这个行当很快形成特有的咨询产业，有席卷大江南北之势，苏州、成都、北京、上海、山东、沈阳和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时兴。现今，北京取个名字，最低也要66元，西安一般要100元，广州也得200元左右。上海有两家取名公司的最低价，一个是898元，另一个是1000元。^①

据我的台湾朋友姚克绍先生提供的资料表明，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此业很兴盛，一位姓名学数理命名行家一次命名收费，最低也要3000元新台币。

若用洋人或古人的眼光来衡量，这些收费均是脑力劳动，并不算离谱。美国的兰德公司是一家世界闻名的咨询公司，它们为法国一个香水品牌命名，收费为5万美元。“奔驰”(Benz)车名今天已经红得发紫，如雷贯耳。它当时是由美国加州索萨利托的一家小公司投标命中的，取名费收取了4.5万美元。美国贝茨利公司为日本丰田车的一种新型轿车命名，收费竟达25万美元。

我国古人为孩子取名破费钱财最多的，大概要数西门庆了。请看《金瓶梅词话》第39回：“到了正月初八，先使玳安送了一石白米、一担肝张、十斤官烛，五斤沉檀马牙香、十六匹生眼布做衬施。又送了一对京段、两坛南酒、四只鲜鹅、四只鲜鸡、一对豚蹄、一脚羊肉、十两银子，与官哥寄名之礼。”

所谓寄名，乃当时的一种习俗，即为赐福子女长命富贵、替小孩寄在僧道名下做弟子而另取的名字。当时西门

^① 此为1999年、2000年、2001年笔者调查的资料。而笔者创办的取名机构早已停业。笔者十余年来的取名实践虽多，却几乎很少收钱。